

太平洋战争三部曲

第叁部

④ ストックホルム密使

# 密使： 来自斯德哥尔摩

(日) 佐佐木让 / 著

张文颖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密使：来自斯德哥尔摩（上）

（日）佐佐木让 著

张文颖 译

为了能把那份机密情报送到日本，丈夫从斯德哥尔摩派出了两个人。这本是战争结束的那年也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末的事情。但是，这两人离开之后，便杳无音讯。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也不知道交代给他们的情报是否送到。我和丈夫一直都认为他们一定是在中途遭遇了不幸，一切就这么结束了。毕竟，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危险，这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是，战争结束直到二十多年过去，事到如今，我们才得以知道真相。丈夫派出的那两位密使确实是准确无疑地将那份能扭转战局的情报送到了东京。并且，时机也恰到好处……

大和田静子《波罗的海的追忆》

出自《私家版回忆录》

## 目 录

1	第一部
111	第二部
213	第三部

第一部



## 六月一日 巴黎

沙龙里的喧嚣顿时平息了，仿佛有阵阴森的冷风吹了进来。

森四郎手里边玩着牌，边朝入口处抬了抬头。在烟雾缭绕中，他看见了两个人的身影，他们身穿西服，帽子压得很低，两手插在口袋里，探着身从入口处向里张望。

森四郎从他们特殊的打扮和傲慢的态度里马上就意识到他们的身份——德国的秘密警察。一看他们就和那些到沙龙里寻找牌友的普通人截然不同。不过单来两个人的话，也不像是来查抄非法赌博据点的。肯定是占领部队的某个大人物有重要事情才会到这沙龙来的。森四郎他们的赌博还在继续进行着。

森四郎一边用眼角余光看着那两个人，一边查看发过来的第七张牌。这可是七圈赛马扑克牌的最后一局了。

那张牌是红桃 J。

已经亮出的牌有方块 Q、黑桃 Q、方块 9 和梅花 9。这里的规矩是只有亮出的牌才能组成“两对牌”。

先翻的两张牌是梅花 8 和红桃 10。也就是说森四郎现在已是稳操胜券。

其他玩牌的五个人中有两个，现在的败局已定了。

驻巴黎的德国国防军军官是这局的东家。他已经出局了。所以，由这个人来评判胜负还是比较可信的。

轮到森四郎了。

剩下的两个人不怀好意地盯着四郎看，那眼神传达出他们的心思“接下来我就看你怎么出了”。他们两人分别是罗马尼亚的外交官和德国的空军飞行员。

结果其实是明摆着的。

在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森四郎就没输过一把，他已给这些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稳重、成熟，永远稳操胜券。他小心翼翼地玩到现在也不过是赢了五百马克。但是，大家好像都来了兴致，这次押的赌金都多了起来。也是时候来把大的了。在这场赌局里光小费就已经多到接近一千马克了。

沙龙门口处那两个秘密警察模样的人，把目光投向了四郎。两人低着头小声嘀咕了一会儿。然后就直接朝着森四郎这边走来。

难道是我找的？那位“盖世太保”先生……

森四郎掩饰住内心的不安，顺手把一百马克的小费放在了桌子上。是一条龙，还是满堂红呢？算了，赌一把吧！

罗马尼亚的外交官也说自己这把输了。德国空军飞行员手上拿的要是满堂红的话，四郎手里的牌也就可想而知了。

德国空军飞行员稍稍迟疑一小会儿。他是真看不明白森四郎手里的牌。

他伸手拿了根雪茄烟，说：“我输了。”

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啦。森四郎想，这次可真算是硬撑着赢下



来的。

那两位秘密警察似的人，从桌子空隙之间绕过，径直朝森四郎走来。屋里也渐渐安静下来。有的女人慌忙地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给他们让路，那些个卖烟的小姑娘，慌慌张张地退到了墙角。和森四郎一桌的那伙德国军人也都停下来看着他们。

靠近皮卡罗广场的地方有个夜间俱乐部，在它的后边是一间特别休息室。那可是只有消费和信用都得到信任的客人才能进入的秘密沙龙。那里虽然没有设置轮盘赌的赌盘，但是却配有发牌手。实际上也是一间能提供和赌博同等乐趣的沙龙。运气好的话，还能搞到上流的女人。甚至能从那里以黑市的价格弄到苏格兰威士忌。这是一家随时可以被秘密警察取缔的非法赌场。

走过来的这两个男人，顺势站在了森四郎的身后。看那样子就好像要从两边把森四郎架起来似的。年纪稍大点的男人身穿黑色大衣，另一个则穿着军绿色的军用大衣。两人的双手都插在口袋里。

围着桌子打牌的这伙客人大家都一语不发，默默地站着。德国的国防军军官、空军飞行员也都幸灾乐祸地将视线从那伙秘密警察身上转向森四郎。

那位身穿皮大衣的、有些年纪的男人开口了，用德语问四郎：

“我们正在找一位叫森四郎的人，是你吗？”

“什么？”

“我们是德国的治安警察，你会说德语吗？”

“这里好像是巴黎吧？”

年长的男人稍稍皱了皱眉。

“我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是吗？”森四郎抬起头，盯着这位警察说道，“我怎么觉得你们只不过是暂时霸占了人家的地盘呀。”

“你是会说德语的吧！”

森四郎转用德语回答道：

“那是因为我最好的牌友会德语。”

“跟我们走一趟吧，有个事需要找你确认一下。”

“怎么？难不成是要看看我的下面有没有割礼的痕迹？”

治安警察又皱了皱眉头，大概是受不了四郎这么低俗的说话方式。

“你好像不大喜欢德国人。”

“是不喜欢警察，哪国的都一样。”

“怎么样？跟不跟我们走？”

“到现在为止，有人敢拒绝你们邀请吗？”

“还没遇到过。”

“那就是了，我也不打算当那个例外。”

森四郎向发牌手和他的六位牌友打了个招呼，把小费收了收，推到发牌手面前。

“约翰，先帮我收着，我很快就回来。”

森四郎从小费里抽出大约二十马克递给发牌手。

那个上了点年纪的发牌手小声说：

“谢谢您，男爵先生。”

森四郎整整了领带，再次抬起头看了看那位年长的男人说：

“在跟你们走之前，我可得问清楚，我可不想让别人以为我是因在沙龙里赌博而被你们带走的。”

穿皮衣的警察似笑非笑地说：

“也许是比那个还要糟糕的事。前天，在龙山的赛马场发生了一起袭击德国军官的恐怖事件，你知道吗？”

“我对什么马呀牛呀的没兴趣。”

这个人好像并不在意森四郎的话，接着说：

“在龙山，有位德国国防军被打死了。其中一个凶手被当场击毙，另一个逃走了。今天下午，那个逃走的凶手被捕了。是个叫阿尔贝鲁·罗兰的男人，你认识这个人吗？”

阿尔贝鲁·罗兰。我的脸色肯定没变。即使听到这个名字，别人也不可能从我脸上看出变化。

“不认识。”森四郎摇摇头，“我可和反法西斯运动没有联系。”

“那请问，圣日耳曼昂莱市的圣旦尼街二十八号，你对这个地址可有印象？”

“圣日耳曼昂莱市？”是装不知道，还是承认其中的一些事情？现在这个情况下该怎么办好呢？瞬间考虑之后森四郎在心里做出了判断，“哦，那是我从农民那里租来的房子。”

“阿尔贝鲁·罗兰是否溜进过你的乡下住宅里？”

“我只在夏季才会到那间小房子里去，今年还没到那儿去过呢。他应该是自己擅自闯进去的。”

“我们同时从那间小房子里搜出了武器，里面竟然混有短机关枪，这可是只有得到同盟国援助的才能拿到的武器。”

“这和我没关系吧？”

“你真的没见过阿尔贝鲁·罗兰这个人吗？”

“我认识的阿尔贝鲁可不是反法西斯人士。”

“说不定这个人也是冒充的呢，总之我们就是要你见一见这个人，确认一下你认不认识。如果你不认识的话，那么为什么你的房子竟会变成恐怖分子的集聚地呢？”

“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先见见人再说。”

“好吧！”森四郎从椅子上站起来，说，“去哪儿？”

“到了就知道了。”

那位警察把四郎留在桌上的牌全给翻开看了一遍，说了一句：。

“凭这种牌也敢去赌，真是胆量不小哇！”

两名警察的车是奔驰轿车，这肯定是专门从他们国家运过来的。

森四郎上了那辆黑色的德国产的轿车，两个警察分坐在四郎的两边。那位年轻的警察关上后车门，车子就立刻在深夜的皮卡罗大街上奔驰了。

虽说并没有实行灯火管制，但是在当下战争时期，巴黎一切物资供应也都不是很充足。所以现在巴黎的街道大都暗淡无光，路两旁的住宅里也都是黑灯瞎火的。

森四郎看着外边昏暗的街道，心想这次自己大概是玩到头了。不知道还有没有逆转的可能。

常理上讲，一旦被这群盖世太保怀疑上就很难说清了。而且不管怎么说，自己和阿尔贝鲁·罗兰的关系也是事实。想要找证据也许并不是多麻烦的事。就去几家阿尔贝鲁常去转悠的咖啡厅，自己和他的关系就一切清楚了。问题是怎么才能让这伙人相信自己和反法西斯运动没有关系呢。就说自己并不知道阿尔贝鲁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他是自己闯进圣日耳曼昂莱市的那间小屋的。但问题是，这么说这伙人能信吗？

森四郎想起了大战刚开始时自己生活的情形。躺在床上和女人说说情话，和自己的那群牌友开开玩笑，种种景象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当时想着，差不多能在一九四六年的夏天迎来巴黎解放。战争在一九四四年的春天结束。肯定是在巴黎兴高采烈地迎接战争结束的到来。

森四郎边看着窗外昏暗的街道边浮想联翩，现在看来前两件事还靠点儿谱。至于第三件嘛，现在看来好像是有很大的出入了。但是即使被逮捕了，自己一没有加入反法西斯运动，二没有杀德国军官，最

多也就是给送去劳动改造，劳动改造就劳动改造，不管怎样都要坚持到最后。要是单单被送去劳动改造收容所的话，还是很有希望能活着迎接战争结束的。真想能亲眼看看解放后的巴黎。

但愿被抓的那个男人和自己认识的那个阿尔贝鲁不是一个人。

这样的话自己就可以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这时他突然想起了那个警察的话，好像说是被抓的那个男人还没承认和自己的关系。说不定是森四郎不认识的某个人冒用了阿尔贝鲁的名字呢。要是那样的话，就一口咬定说小屋的钥匙是被偷走的。

总之保命要紧。要活下去，为此一定要使出浑身解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自己活下去。幸亏自己活到这么大也没什么名气。也就不担心自己的名誉会受损了，想想自己还真是没这份心思。就算被人说成卑鄙无耻也好，被骂不是人也行，就算得去舔这个警察的屁眼，我也认了，只要能活下去，一切就都值了。这就是森四郎的生存法则。即使这辈子都被人说成是猪，和死掉相比，就算当一辈子的猪也还是很美好的。

森四郎坐在飞驰的车里，在心里又默默地确认了一遍自己保命的原则。要是变成猪就能保命的话，那我就变成猪给你瞧瞧，放心我丝毫不会有所犹豫。

车子停在了福煦街七十四号，和自己料想的一样。对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来说，到了这儿就意味着来到这伙盖世太保的老巢了。只不过还需要绕道到对面的步行梯。那里有卫队的士兵在站岗放哨。

下了车，森四郎被人押着，带到这栋建筑的里面去了。在里面的某个角落传来低低的惨叫声，不过马上就消失了。下了楼梯，经过地下昏暗的走廊，四郎被带到一间屋子里。

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水管和电线都露在外面。角落里放了把椅子，旁边的床上有个男的仰面朝天躺着。

男人上身赤裸，鞋子也掉了。露在外面的胸部和肚子上到处都是黑紫色的淤肿。看样子是内出血。脸上也是血迹斑驳。这人是不是阿尔贝鲁在门口的位置还真辨认不出来。

年轻的那个警察轻轻地推了森四郎一把，年老的那位说：“已经死了，你去看看你认不认识他。”

“已经死了？”森四郎重复了一句。

“嗯，在被带来后，审问的过程中，心脏病突发。连他自己到底是不是阿尔贝鲁他都还没回答呢。你能不能仔细地辨认一下？”

那人又在背后推了推森四郎。森四郎不得不朝尸体走去，弯下腰查看。这个人确实是阿尔贝鲁·罗兰。二十四岁的阿尔贝鲁，地地道道的巴黎人。战前从美术学校毕业后，在一家通信销售公司负责宣传册的制作工作，和森四郎也只是面熟而已。他的前女友是红磨坊的舞女。这女孩是和森四郎很熟的一位犹太人的女儿，森四郎也正是通过她才结识的阿尔贝鲁。

阿尔贝鲁死了。

这家伙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都抱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嘲笑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法国共产党的认同。甚至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倒台也能让他看成是法国人该担起的责任。他异常鄙视任由纳粹主义自由发展的英法统治者。可是这个家伙却死了。森四郎看着尸体，生生咽下了这些痛苦的回忆。

不，他确实是对世界的风吹草动都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阿尔贝鲁实际上是在责备他自己，深切地怪罪自己，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大概还是因为他女朋友的事。他女朋友被送往收容所，而他却没能阻止住事情的发展。最终他没能救下她，甚至也没有想出能让他俩一起离开法国的办法。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在这件事之后，他便投身到反法西斯运动中去了。每次都积极承担运动中那些最危险

的工作。虽然事到如今对他的一切动机只能是靠猜测了，但应该也是八九不离十的。

阿尔贝鲁·罗兰是个多少有点固执、稚嫩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那份对巴黎的感情的确实是打动了森四郎。于是，当他说，能在冬季的时候，把你的那间小房子借给我吗，为了巴黎，为了那个你也同样热爱的自由的巴黎时，森四郎没有拒绝他的请求，那是因为森四郎也很内疚，自己也没能救下那个犹太舞女。

阿尔贝鲁死了。尸体就留在这阴森森的地下室里，严刑逼问的痕迹还清晰可见。什么都不用说了，否认、确认什么都不需要了。

我不认识他是谁。森四郎心想。感谢我的神啊，这次我没被死神吻到就平安脱险，真是万幸。

森四郎站起来，摇了摇头，说：“不认识，我没见过这人。”

年老的那位警察站在四郎的旁边，说：“那为什么他有圣日耳曼昂莱市的那间房子的钥匙，我们检查过，锁眼是完好的，没有任何损坏过的痕迹。”

“我哪儿知道，说不定还有另外的钥匙呢。”

“不是你借给他的吗？”

“回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说不定还有被偷的东西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只在夏天才到那间小屋去。在我不知道的什么时候，很可能有人趁机溜进去了。”

“用不用再确认一遍？你肯定不认识这个男人吗？”

“不认识。”

“谢谢配合。”那个盖世太保说，“那好，对你的调查结束了。”

森四郎站起来，身体不由得颤抖了一下。估计是因为终于从恐怖里解脱出来了吧。还是因为，面前看着一具尸体，必须得拼命努力打起精神？

森四郎跟随那两名警察，再次走进走廊，这次，这两个人没有押着四郎。穿过走廊，森四郎迅速向楼梯方向走去。

“请留步，”年长的警察叫住了四郎。“你顺便也来这屋看一下。”

年轻的警察打开那间屋的房门。年长的警察说：“进来看看吧！”

他说话的语气分明不容反抗。森四郎略带疑惑地往门的方向走来。从里面传来人的急促的喘息声，他朝里探了探身，不由惊住了。那是森四郎认识的一个老人，圣日耳曼昂莱市那间房子的管理人。那间小房子原本是这位老人的。他是一位农民，帕萨罗老人。帕萨罗老人和阿尔贝鲁一样赤裸着上身，坐在椅子上，两手被绑在椅子的后面。老人看见四郎，使劲儿睁了睁眼睛。瘦削的脸颊上渗着血的印记。嘴里咽着唾沫。

看样子肯定是审了很长时间了。老人那原本就没什么有肉的胸上到处是殴打过的痕迹。屋里有股难闻的尿味，大概是老人已经是被他们打得失禁了。帕萨罗老人用那种带着渴求的亦或是祈求的眼神看着四郎，动了动嘴唇。可能是四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老人身上，所以没听到他说什么，又或者是老人根本就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墙边站着两个身穿衬衫的强壮的男人。残忍粗暴地对待老人的人估计就是他们了。年老的警察带着一种胜利者的表情站到四郎的旁边，估计是因为四郎此刻内心的挣扎已经一清二楚地写在脸上了。警察问：“认识吗？”

森四郎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这种场面的厌恶，说：“他是我农家小屋的管理人，帕萨罗。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因为他窝藏恐怖分子，给出你小屋钥匙的那个人估计就是他了。”

“他承认了吗？”

“没有，说是不知道。这个老东西，嘴还挺硬。”

其中一位穿衬衫的男人询问那位年老的警察：“部长大人，是接着



审呢，还是停止。”

年老的警察说：“一名德国军人都被杀了，现在不是手软的时候。”

“是！”

年轻的警察用下巴向森四郎朝走廊的方向示意，意思大概是说可以出去了。森四郎转过头来，准备朝外走。却听见老人那凄苦低沉的声音。

“求求您了……男爵先生……”

站在旁边的那位年老的警察霎时露出惊讶怪异的表情。森四郎头也没回，径直就朝外边走去。身后，响起了嘎吱嘎吱的关门的声音。站在走廊里，年老的警察问森四郎：“刚才他是不是喊你男爵先生？”

森四郎的眼睛朝楼梯的方向看去。爬上楼梯，就能走出这里了。自己也就彻底摆脱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怀疑自己与阿尔贝鲁的关系。小屋钥匙的问题也就算是彻底解决了。好吧，向楼梯那儿走吧。

心里是想着往外走，可是他却迈不开步子。感觉有什么东西把他给绊住了。不知道是出于理性，还是出于什么东西，大概是接近于激情或者是愤怒的一种情感，不可理解的莫名的冲动。

你这个笨蛋、蠢货。森四郎在心里恶狠狠地骂着自己。在纳粹党的统治下好不容易相安无事地活到今天。

警察又说话了：“我听见他叫你男爵，这么说的话，好像刚才在赌场也听见有人这么喊你。”

森四郎转过身来看着警察。对方的那双蓝眼睛，不偏不倚地与森四郎对视着。森四郎反问道：“你说什么？”

“听见好像有人喊你男爵。”

“啊，那个啊。确实是有人这么喊我。”

“你有爵位吗？你像是日本人吧，日本的爵位？”

“关于我的身世背景，估计你们已经调查过了，不是吗？”